周禮詳解

六

者蓋庶人在官者已有禄稍而其家復受田與夫有功而受賞田者同在禄稍之外比之宅田士田賈田又為緩矣故與牛田牧田同任以遠郊之地公邑之田乃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焉蓋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餘地在焉其地非屬於民乃公家之地也故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稍故書為削當從故書為正蓋家邑之田削小故家邑之田大夫所受之采地以大夫稱家故也大夫受采地在三百里削地之内故曰家邑之田任削地小都之田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四百里縣地之内故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五百里畺地之内故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自家邑至於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蓋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内之盡心於王為益至外之扞衛於國為益嚴故所任之地如此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先王之任地非特以地之所宜以制其田里又因其地之所有以制其賦稅然賦稅之所征或多寡亦各稱事而已國宅則官所有宮室也故無征自近郊而下其所任地蓋非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之法故其所征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三或無過十二或二十而五皆十一也園廛二十而一則廛里所受民以為居而已場圃所償寠者賴之為多故皆薄其征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宜因當時正役遠近劇易而制焉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則厚其征使償貴則人之用漆也節矣此所以抑末也昔舜作漆器羣臣咸諫以舜之聖而羣臣且諫之況凡民乎宜乎先王厚其征以抑之也

同意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以詔廢置者蓋不攷羣吏則勤怠無以分不詔廢置則勸沮無以行然以其為間田也故及三年大比然後有考詔之事則其治為畧於官府鄉遂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卒子忽反

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先有以戒勑之使之皆豫備也既有戒焉則受法於司馬當知所徵之衆寡敵也然後以其所徵之數作其衆庶及其馬牛車輦馬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夫車人之卒伍素輯睦會而用之

可以飲食而息馬改為小室有飲食而已路大室也三十里則可以宿馬改為大室又有委也五十里則四旁交易皆可以日中至馬改有市也可以候賔旅而館之馬改有候館又有積也少曰委多曰積五十里則離國為稍遠遠則須多改有積公劉之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又曰于豳斯館蓋廬也館也所以待行旅然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也夫以公劉之遷豳方在擾攘之際其勅治廬館尚且如此又況六服承德之世哉公劉言廬館而不言路室亦以其制未備故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者巡而比之以稽叙其多寡以時頒之以豫備其所須如此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之事矣彼春秋之時單襄公之假道於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也必有大咎則遺人巡委積而比之以時頒之又曷可少哉

武之美聖其孝德亦本於順善而已蓋順善則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以美若恤西土也然則師氏教國子以孝德使知逆惡其知教之本與然至德孝德以敏德成之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三德之序也教三行者德內也行外也德立乎中然後行成乎外故先教三德而三行次之善事父母為孝則愛敬得於已而見於事父母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而親之也以養父母日嚴則敬而親之也愛而不敬則慢敬而不愛則離非親之至也愛敬盡於事親則所以親父母於是為至矣友行以尊賢良者德行為賢甚善為良賢者人所師人道之至也良者天之合天道之繼也萬物莫不尊道國子其可後乎故賢良在所尊也然所以尊賢良非友行則不可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相助也我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其切切以相正偲偲以及人豈特直諒多聞

之益哉其講習之說將至於日聞所未聞焉尊其所聞則將至於極高明尊其德性則將至於盡精微則尊賢良者乃所以自尊也友行其可已乎順行以事師長者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在所聽從而已故以順行事之順則有聽而無違有從而無逆矣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也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行事長之謂也孝行順行以友行成之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此三行之序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朝直遙反中丁仲反

虎門路寢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之外畫虎以示威武之象也以路門為虎門而畫虎以象威武則必以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王有徽德則其善足以養人而服之故雖四夷之強獷莫不向風慕義心悅誠服而足以為我中國役也苟能以徽詔王而成之則責四夷以守尚其餘事故使其屬助之而已各以其兵服則四夷各有利罷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夫野外則無城郭溝池以為固所保者徽而已蓋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有徽以服其心則地利不如人和矣傳所謂在德不在險殆謂是與

保氏掌諫王惡

愼其身以輔翼之謂之保保者左右戾使無犯害焉故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藝儀名官曰保氏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美者善之充惡者美之反善與惡相為得喪而美熄人性雖善有惡乘間而入則

而不求萬物之本而養之則彼烏知其物之所自來哉夫不知其物之所自來遽以六藝六儀進其外焉內無所受則其知在乎形色名聲之間耳烏能以六藝會道以六儀會德如其性之發於外者耶人之學內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養之以道所以為之主教之六藝六儀所以為之正內從道遊而六藝六儀之教又從其外而接之則道其實而此其華也道其本而此其末也本末華實相得則其性成矣六藝之在事六儀之在容孰謂其非天耶夫象器出於道法出於象器聖人制法以象寓其意以器寓其事則形色名聲之間特道之所寓耳道之所寓其理無乎不通其意無乎不在利用之大其出也藏其入也顯有至於不可測者而養國子以道空其性虛其心物莫之勝然後此之所以教彼之所學相得以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焉教之也然則國子之所知豈其末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鐘鼓

司救掌誅罰衺惡過失而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者衺惡過失天性之戾民德之疾亦天患民病之類役諸司空歸於圜土非厲之也亦以王政施仁而已然則囏阨之民天患民病之在身者也以物養之故以委積施惠衺惡過失之民天患民病之在德者也以法治之故以坐役施惠事雖不同其施惠則一此所以掌於司救與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乃旦反

萬民之難常起於有心有心斯有已有已斯有物已與物偶故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故不能無情偽情偽相感故不能無利害利害迫於外情偽攻於中忮心日生拂氣交作則以一朝之忿連終身之讎此眦

里之外主所辟之讎言之也主所辟之讎言之者其法也主為子弟言之者其情也情可過也法不可過也後世上失其道政刑不明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而又無調人之官以諧和之民之至性無所赴愬則相為敵讎至其末流有借友報讎藏命作奸存亡死生以成閭巷之俠行武者徒見其末流如是遂疑周官之書夫豈知先王所以均調天下者有此道乎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官有司以法殺人而有敢讎焉則謂之反殺不謂之讎而謂之反殺明無讎上之義也生殺者上之柄反

殺則無上矣何所容於天地之間哉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死者夫殺人而不義猶許之辟而令勿讎況殺人而義者乎令勿讎而讎之是慢令也故讎之則死凡有鬬怒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夫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也莫暴乎怒怒而不已則必至於鬬始以怒而至於鬬終於鬬而行其怒故曰鬬怒夫以鬬而行之少頃之怒將忘其身以及其親不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調人所以成之者亦以赦其患而已苟不可成也亦強梁而不可教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苟又先動是所謂怙終賊刑故必誅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彼鬬怒調人成之而弗聽非不教也誅之不為虐矣教之所棄刑之所取亦斷以義而已然誅之者刑官之事固自調人而歸之於士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媒之字從女從某某名實未審也女之名實未審須媒以媒之故曰男女非行媒不相知名此媒氏之職所由設也掌萬民之判者夫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所貴乎人者以其有義且有別焉判者言其別也蓋男女之際須媒而後合此所以為有別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所以為別也記曰子生三月父名之則成名者三月已後父名之也既有成名故媒氏得以書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男三十而娶則參天之數也女二十而嫁則兩地之數也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故嫁娶亦不過參兩之數也然男三十而娶非必待三十也以為過乎三十則不可女二十而

嫁非必待二十也以為過乎二十則不可故摽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其詩始曰迨其吉今中曰迨其今兮終曰迨其謂之蓋梅之摽落已至於頃筐塈之則婚姻之時已失猶可過也男女之時不可過也故迨其吉謂之間此為及男女之時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判妻出其妻也入子入同宗為之子也判妻而書之欲知其離合也入子而書之則合男女之判宜知其所生出也前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及男女之時所由體天地之義也此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乃

焉勝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明當隱而不露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聽男女之訟當如此也然以文王之時衰亂之俗微正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見於行露之詩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雖當亂世猶惡無禮見於野有死麕之詩浸而廣之至於天下無犯非禮出遊之女求而不可得則成周盛時男女之陰訟固無有矣而媒氏之職有及此者蓋先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此所以可使至於無訟也

周禮詳解卷十三

也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量者升斗區斛之總名也以度長短則有度度者分寸丈尺之總名也正使勿為則有禁敕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也政刑者末也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羅也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也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敢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五尺之童適市亦莫之或欺矣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次其官之次所謂思次介次是也叙其地之叙所謂各於其地之叙是也次則官所止而有小大之別叙則物所聚而有行列之異次叙各有地而不可以不分分者别而制之也地各有所屬而不可以不經經者為之界而使有常也如是則多寡定而侵爭之患息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肆其物之肆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肆者物所聚則當陳之使買者易見故曰陳肆物異肆當辨而不使雜故曰辨物陳肆辨物則貨賄各以類聚而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內宰佐后立市先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而后陳其貨賄故司市亦先之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之侈靡則易售而無用無以禁之則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以政禁之則見於事以令禁之則存乎言違乎政令則刑之所取也故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則事適於勻而無輕重不平之患此市之所以均也所謂靡者使徼亦存乎政令矣

質人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則證之以人劑則為之要書蓋利之所在爭心存焉無劑以結其信則奸者或得以肆其欺而訟之所由起也故曰質劑結信而止訟焉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音古

賈民胥師之屬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偽謂其物之偽詐謂人之詐偽則儥慝詐則飾行賈民能知物價而辨其虛實故使之禁偽而除詐偽者禁而止之則無敢儥慝矣詐者除而去之則無或飾行矣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

以強害人者謂之虣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利之所在強梁者或至虣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

以賒之也方貨之不售公以其價從而斂之則民無賤賣之患矣及貸之不時又從而賒予之則民無貴價之患矣如是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而虛實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惟與民同貨乃所以為之斂賒則斂賒者同貨之事也先王所以紓民阨阜邦財使兼并豪强者不得作市之大政於是乎在矣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音側本又作昃賈音古販方萬反

百族商賈販夫販婦言其市之人朝夕日中言其市之時市之人不同以商賈為主市之時不同以日中為主蓋自震而出以至於離皆萬物相見之時故自朝至於日中為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

專市利則宜避商賈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販夫販婦朝資夕賣不食於日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先言百族貴於商賈故也周有三市而繫辭止言日中為市者亦以所主言之耳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上時掌反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入也胥守門察詐偽也必執鞭度則鞭所以威之有度則所以齊之此言執鞭度守門而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矣平肆者平其地

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期於市者謂欲賣買而要約於市也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也叙則前所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者也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則使司之者為易治也凡得貨賄六畜者各於其地之叙則使求之者甚為易得也夫貨賄六畜必使求之者易得而弗使敢私焉則當時之民其有犯利以虧廉恥之風者乎必三日而舉之者市者衆所聚又各於其叙焉則亡者知之為易陳之三日亦已久矣故無失認者則舉之使入官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利之所在治之者不可以無義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隨時而低昂其價凡以義治之而已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貴之以來之靡者使微則賤之以卻之害者使亡則禁之以絕之凡物之靡固政令所禁以均市也然不禁之使亡而使之微何也蓋禁之使亡則或離人心不禁之而使盛則異物貴而用物賤商或通貨於難得工或矜能於無用非貴本抑末之意故物之靡者時賤以卻之使微而已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布

貨賄之所在無以辨物欺所生也故為璽以信之掌節曰貨賄用璽節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所以防其欺也然司市通貨賄以璽出入之司關達貨賄則以節傳出入之者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物出者自市

上之所用非下之所宜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與夫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之政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抑其靡也害者使之亡故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得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市利之所在小人見利而忘義則有至於亡廉恥而肆貪饕不威以懲之其姦將不可禁矣故有小刑之憲罰中刑之徇罰大刑之扑罰至於罪之重而附於刑者則歸之於士憲謂表揭其過惡以戮之徇則行

而戮之以令衆扑則鞭箠加其體矣此三者之刑為最輕故人謂之罰焉非此三者之刑則其罪重矣故歸於士以法斷之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儥音育帟音亦

君子喻於義也喻於義所以治人小人喻於利也喻於利所以治於人況國君夫人以至於命夫婦乎古之建國者以朝為義所在故面朝所以使知所向而近義也以市為利所在故後市所以使其知所背而遠利也過市非所以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

刑人以憲狥扑三者而已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者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幕大於帟帟大於蓋所任異故所罰不同命婦過市罰一帷者帷所以自蔽飾庇下非命婦之任其近利也為不自蔽飾而已惟國君無罰則可愧厲者為不可罰也唐貞觀中禁五品以上過市其亦得周官之遺意與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買貴儥以傷民財之患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利之所在貪心在焉不為之立法以蚤正之則誕慢欺詐往往交起先王

慮其至此故凡買賣必有質以證其事此質人之官所由設也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者夫物有美惡價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價之人自相為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價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貨者物之待化者也賄者物之待用者也人民則私隷於人者也王制曰戎器不粥於市今此質人掌成之者王制豈以其私粥而禁之與成於質人則粥之可也凡買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者劑者要約之書判而別之以徵信質者立人以證其事其法又嚴於劑矣買價之物蓋有貴賤小大之異大而貴者尤多冒昧而負去則宜立見以結信故大市以質小市則其物小而賤者但為之要約之書可矣故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

傳別以聽稱責質劑以聽賣買書契以聽取予傳者質之類也別書契之類也傳則立保有地著焉質則立見而已賣買之法交易其有無俟乎傳立見足矣契之為物各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及其合而驗之取之非稱予之無責於其取予之信而已無俟乎別以合為主足矣利之所在者訟之所自起也苟取息焉尤爭訟之所自起者故地傳之為物以保其稱者且有係著之地焉則其用嚴乎質矣判書之為物以紓其償者且有分別之意焉則其用詳乎契矣事物之變人心之動利尤能致之先王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書契質劑傳別要會之類所以經其好利之心使之有常不能輙為詐偽抵冒以紊官府然而事久而弊生則書契有時不足為之經矣此質人所以掌稽市之書契然而傳別約劑不言稽之者豈以其稱責賣買其事自嚴而又有保見不可以為偽冒與

長斂列肆之稅布非物而取之總計其肆之所出故謂之總也質布則質人所斂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則如司市之辟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則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五布斂於廛人而入於泉府以泉府主用其財故也所斂之泉則謂之布所入之府則謂之泉蓋布言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也方其斂之於民則欲其散於外故以布言之及其入於府則欲其利出於一孔故以泉言之各有攸趣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皮角筋骨以備其罷用四時珍異備食用布用急於罷用故先言泉府罷用急於食用故次言玉府斂而入於玉府則物無遺利矣斂而入於膳府則市無棄物矣夫屠者正以肉為利皮角筋骨則其餘則斂而入

於玉府以明所取民非正利也餘財而已凡珍異有滯者民情所欲速售以紓其事焉廛人以為市之交易使民獲利而使膳府獲用公私各得其宜也然則周官之法如是何其細之已甚耶曰其細已甚而傷民先王弗為其細已甚而無傷於
國民實賴之則是仁政之周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在下而亦能助上以養人者胥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能平市之貨賄伺察人之詐偽為衆胥之所依附故謂之胥師然二十肆一胥師則其所次止於二十肆之界而已過市則所掌又異焉所謂胥師賈師涖於介次是已若夫司市之思次則通於一市之次也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則二十肆是也政則有所制節而市衆所待以正焉令則有所告諭而市衆之所從焉平其貨賄者貨賄之價騰躍則傷泉低下則傷

之賣儥各師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凶荒為之患則養生之備貴矣札喪為之患則喪紀之備貴矣夫民方困於天患而貴儥又從而難之則孰以為生哉使有常價則雖天患有可備者四時之珍異乘其好辟而貴之禁其貴儥則珍異少抑而民之所好正矣夫天患非人為也貴儥乃用物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而已凡國之賣儥與夫師役會同其物多矣慮夫市人擅為低昂私致賣儥之弊使各師其屬以掌其月則物之常價存焉交易者各得其所矣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市者交易之所爭端存焉強梁者易得肆其虣不為之立官以司之則怯弱者受其弊矣此司虣所以十肆為之立一人也掌憲市之禁令者禁以止之使不得違令以諭之使之聽從凡此皆司虣揭而示之也胥師掌憲刑禁則已憲矣司虣又憲之者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偽飾之禁而已司虣所憲非止於此凡鬭囂虣亂之屬存焉鬭以力爭囂以口競鬭囂所以擾俗也虣者以強而虐物亂者自營而逆理虣亂所以害俗也出入相侵犯者私惡以致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私好以亂情凡此皆司虣之所禁也若不可禁則教之所棄刑之所取矣搏而戮之不亦宜乎武王之告康叔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方是時也教化既明習俗既成惡民之為不善故也宜先王之不宥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

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司市掌凡市僞飾之禁胥師掌憲市之刑禁賈師禁貴價與四時之珍異司虣禁鬬囂羣飲之屬若四者之禁不及知焉則禁之所不行司稽巡察而搏之此所以次於司虣與犯禁者亂公而匿其罪不務者亂民而匿其惡必巡察而後見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雖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欲其禁察而無所私故也執市之盜賊以徇則市衆以盜賊不能有逃於司稽也且刑之則知司稽弗苟察焉所以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胥二肆則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然則胥師一人十胥之所師者也所治之政則胥師兼掌之而胥各掌其所令一市者也受有巡察者矣市入則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其所以次於司稽與詐以飾行者執鞭所以威之僞以儥慝者執度所以正之蓋輔胥師之察罰而已利之所在陰慝之所聚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則其坐作出入制之在我矣坐作出入在乎我則其不正者亦得而襲之左氏曰無鐘鼓曰襲蓋掩捕之也有言誅讓之者有言撻戮而罰之者誅罰憲刑也撻罰扑刑也誅有責之之意戮有辱之之意誅罰之不足然後撻而戮罰之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以紓其阨而無折閱不償本之事矣然藏之而不知以時賣則兼并者又將得以乘民急而困之故物楬而書之使民知所有而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官因其急而賣之如此則兼并者不得擅其資而取之以十倍之利矣然不時而買者必責之即入其價然後予之則亦不足以為仁政矣故凡買者各從其抵從其以物為抵則宜知其實偽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以主及有司能知其實偽故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夫民方闕之欲急得其貨而往上必責之以即入其價則無以紓其急矣故從其以物為抵而賒予之謂之賒則不即入其價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則不責之以出息宜為期使勿過也喪紀凶變宜

綏其期故必至於三月異乎祭祀之吉禮矣夫喪紀有具祭祀有共先王所以進民於孝敬也不耕者祭無盛不畜者祭無牲不植者無槨不績者無衰先王所以進民於耕植也然而先王之罰斯民有不得用焉雖容有賒者豈以其不耕不植而與之哉以其不時而與之耳夫以耕植進斯民如此之嚴則民有本以償其賒貸豈有偽抵誣辨輒負而去者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不以物抵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之事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鍵其展反

關之於門門之於市常相聯故序官自司市以至泉府而市之大政具矣然後次之以司門司關夫門關所以通往來所以限內外有譏有禁有征有罰凡以思患而豫防之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豫與物通而能先見焉有思患豫防之義也管鍵啓閉之具管謂籥也鍵謂牡也司門掌之以出納焉出則授之納則受之授管則以閉授鍵則以啓言授而不曰受則以啓閉為主故也故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於門言國則關在境可知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喻於利而不知義故先王以義治之則舉其財知利人而不知自利者喻於義而不知利故先王以利養之則以犯禁之財養死政之老孤犯禁之財有所舉則犯利者有所懲死政老孤有所養則為義者有所勸行一物而懲勸兩得之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監古銜反造七到反

祭祀之牛牲係焉監門養之則充人所謂凡散祭祀之牲係於國門使養之是也充人不言監門司門不言散祭祀則互見也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

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守便於養視其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譏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凡歲時之門者視監門所養也以祭祀之牲係於是不可以不往省焉受其餘者受其所用祭祀之餘也以祭祀所用當有常或餘財必振而歸之公焉凡四方之賓客至焉則以告者告謂告王也蓋賓客扣關則關人告王至郊則郊人告王至於國門則國人告王王得告則有逆之之禮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治直吏反

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門以二戶合而言之也關以往來若杼絲然言之也門在內以捍禦為主故以二戶

言關在外以通行者為主故以往來言先門而後關由內以及外也國貨之節所謂璽節也關以聯門市璽以通貨賄自外來者司關按其節而書其貨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如是則貨賄之出入皆有以司之矣此言貨賄上文言國貨之節而不言賄者化之則為貨有之則為賄阜之則有通之則化而節正以通之為事則以化為主也故言國貨而不言賄掌其治禁者亂者治而理之違者禁而止之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雜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變通之弊凡此所掌皆有法也與其征廛者征則斂其貨賄廛則稅其邸舍孟子曰市廛而不征然則先王於門關治禁雖具在於征廛亦非必並用之矣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與時偕行而已蓋商賈之盛衰生民之所係大盛則人去本大衰則貨不行故先王於其盛也或廛而又征於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札側八反

歲惡為凶疫癘為札凡國凶札則民方艱阨宜有以寬之故無關門之征猶幾者蓋司門稽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凶札之時宜去幾矣然且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可以已而不已者以禍患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故於凶札之時猶幾也荒政六曰去幾凶甚為荒非但凶札之時而已故於幾有所去蓋幾所以察過雖有小過釋而弗察為其困甚權以救之也然則所謂去幾非皆無幾有所去而已以凶政尚不能皆無幾又況凶札之時乎宜其猶幾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苦狗反為于偽反

司門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賓客欲關則為之告何也蓋門設於國關設於境賓客始及境欲關而來告故司關為之告乃若造焉則已有所至矣故司門告之也聘禮使入境乃謁關人敂關之禮也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境為告之禮也夫賓客之至關其績容如此當是時奸人暴客何所措其逆哉有內外之送令所謂王命也外之送令所謂復逆復逆亦謂之令可乎蓋有所復逆則以令為主矣猶詩所謂出納王命也以節傳出內之者所謂道路用旌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以防姦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道有情有性而天下之所同也惟王得所同以先天下則天下亦以其所同應之當是時節何以用乎逮其人偽既熾天真隨喪情以偽遷性以詐亡雖王之權勢號令天下有情有性而猶懼其不孚於是有掌

而慮其為欺故以璽驗而信之然其字或從玉者以
玉為之故也以玉孚尹旁達瑕瑜並見亦以信為驗
也皆有期以反節則防竊詐故也小行人有管節而
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
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
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符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
守所掌也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
[illegible]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而已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
達

節所以輔命傳所以輔節無節則幾之矣故不使達
馬若比長所謂惟圜土內之者是也先王之制其嚴
如此當是時姦人
固無措手足矣

周禮詳解卷十四